

冉甲男 著

我的非常闺密

My Special Home Girl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目 录

自序	1
1、“剩”是一种精神	2
2、闺密第一式：没事儿偷着乐	6
3、男人结拜在桃园，女人结拜在洗手间	8
4、老公是女人的第一装饰品	12
5、判断力越强的人越容易疏忽	16
6、有才华就是有病，自认为有才华就是得了绝症	21
7、闺密第二式：我对你的生活充满想象力	27
8、幸福婚姻从来都是阳光灿烂，暗礁丛生	31
9、结婚就是成人版的过家家	35
10、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38
11、幸福是需要配合的	41
12、试探原本就脆弱，无论结果都伤心	45
13、初恋不宜再见，再见就是灾难	48
14、对不起，我们离婚吧	53
15、身段不重要，关键是手段	58
16、闺密第三式：感动着你的感动，悲伤着你的悲伤	61
17、我是你的玫瑰，我是你的花	65
18、都市的幸福可以批量生产，只要找到自己的模子	73
19、闺密这种职称，也有正副之分	76
20、闺密第四式：你要隐忍我就替你悲伤	79
21、我的非常闺密第一波：结盟	82
22、是幸福还是负担？	85
23、一边是相亲，一边是离婚	90
24、离不离婚已经是个形式	94
25、我的非常闺密第二波：我制造一个秘密，再替你保守它	99
26、富豪相亲团，爱情不过是床上用品的豪华商标	102
27、我的非常闺密第三波：秘密的分量决定闺密的等级	108

28、闺密外传之刘未然	115
29、我的非常闺密第四波：占着你的位置，做你的闺密，过我的生活	118
30、婚姻是个杂种，一边是深刻的了解，一边是彻底的塑造	125
31、我的非常闺密之第五波：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128
32、天苍苍，野茫茫，一树梨花压海棠	133
33、年轻女子的虚荣心，要好好利用	139
34、闺密第五式：我替你保守你不知道的秘密	142
35、阴谋诡计都是愿者上钩	144
36、想明白的，未必能躲开；没想明白的，也未必会上当	154
37、真正的诱惑都是赤裸裸的	157
38、我的非常闺密第六波：谁背叛了谁	164
39、掌握了你的生活就能掌握一切	167
40、我的非常闺密第七波：谁能问心无愧？	170
41、不甘心、不放心、不死心！	174
42、爱情是虚的，婚姻是实的，幸福是虚实相间的	179
43、婚姻遭遇战——打的是利益，输的是感情	187
44、给你委屈的人，比你还委屈	191
45、我的非常闺密第八波：侵入你的生活，了解你的全部	197
46、男人是狗，女人是猫	202
47、闺密第六式：陪伴	205
48、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208

自序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没有机会经历人生重大的挫折，也没有足够的存款等着遭受一次巨额的经济损失，每每有人愁眉苦脸，不用问，失恋了。

爱情大过天的年纪，好像一切准备就是为了一场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爱情，然后一个安慰另一个：“面包会有的，爱情也会有的。”怪了，面包和爱情有什么关系呢？就像房子和车子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可人们都这样说，最后，大家奋斗的目标就这样不知不觉变成了面包，变成了车子，变成了房子。

好吧，你说的都对！丈母娘的刚性要求抬高了房价。那我就理想一点儿，再梦想一点儿，反正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于是我的主人公一开始就有房子，有车子，有高薪的工作，有体面的生活，我想知道，她们的爱情会不会因此就一帆风顺……

几经波折，《我的非常闺蜜》终于完成拍摄，也印刷成册，和大家见个小面，说点儿小事儿，聊点儿小秘密，受点儿小委屈……也许我有点儿小悲观，我觉得有了面包，未必有爱情，有了爱情也未必没有烦恼。越具体的烦恼越是容易平复的烦恼，就好像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一样。扯远了……

因为我是个女人，所以我的女主人公都很完美，因为我喜欢完美的女人；因为我是个女人所以我的男主人公也必须完美，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完美的爱情。这不是对昔日时光的怀旧，不是由现实原型引发的故事，它更像是一个长篇的“好运设计”一个现代版的童话，我设计了开头，我不知道结局；我希望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我不确定它是否一帆风顺。

好吧，我必须承认，她们每个人都很完美，但是她们每个人都很烦恼，很纠结，很拧巴，因为她们每个人的问题都是怎么妥协？跟谁妥协？为什么要妥协？……既然不能因为马桶盖是抬起来还是放下去的问题就提出离婚，那么马桶盖到底是抬起来还是放下去就必须有一个人妥协，哪个？凭什么是我？

潘子晴不妥协，于是快四十岁了依旧单身，不是没人爱她，只是她的爱太明白。陈静不甘心妥协，于是一个假离婚，把自己逼到进退两难的地步。唯有彤丽在妥协，她的妥协换来她想要的生活，可为什么会难过？

不妥协，不甘心，不甘心妥协！可是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只能幸福！我们必须幸福！因为我爱你！

这样拧巴的故事，这样拧巴的人物，现在能够期待它的播出，其中的功劳当然首推导演康洪雷。因为他的努力、他的坚持、他的认真，让《我的非常闺密》有了一个幸福的结局。制片人杜君女士更是这个剧的关键人物，没有她的推动、她的欣赏、她的信心，恐怕这个故事现在还是白纸黑字地躺在电脑硬盘里。北京合谷川影视公司的戴征宇先生是这个剧中最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他的笃实和担当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还有主演吴越、柯蓝和众多演员的努力，她们的加盟赋予了人物以生命力。最后我还要感谢康洪雷导演，他以其多年的拍摄经验，为故事和人物的改良做了非常多的贡献，使其更丰富、更生动！电视剧是一个合作的作品，缺少任何一个人都是它的损失。如今我把大家的贡献又一次集结成白纸黑字，绝不敢居功。

谢谢大家！合作愉快！

冉甲男 2010年8月于北京

1、“剩”是一种精神

把两只猴子，一公一母，分别关上几天，不喂任何东西，直到它们奄奄一息。然后一起放出来，在它们面前扔一把面包屑，分量刚好够一只猴子活下来。论身体条件，母猴肯定抢不过公猴；当公猴子抢占面包屑的时候，母猴子却不慌不忙地翘起尾巴，在它面前晃动，尽量挑逗公猴子的性欲。直到公猴子终于趴在母猴子背上，用最后一口气交配，母猴子慢慢吃光地上所有的面包，活下来。

“这就是女人跟男人根本的区别！”潘子晴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毋庸置疑又带有一丝轻蔑。看着对面那个男人瞠目结舌的表情真是舒服。这个世界是由女人的意志来决定的，从来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话

再加上潘子晴人类学女博士的头衔，就有那么一点儿真理的味道，尤其是在嘈杂的酒吧，灯光晦暗，烟雾缭绕，用几乎嘶叫的方式说出来，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这就是潘子晴的日常生活，三十五岁，狮子座，一头大卷亚麻色长波浪的头发，巴宝莉的格子礼帽，复古的红唇，异型耳环，泡夜店酷爱朋克装，左手夹一根香烟，右手举着高脚杯，不说话的时候，你以为她是那种典型的胸大无脑的酷美女，谁都想请她喝一杯，其实是个女博士，还读了一个最没用的学位——人类学，比哲学都让人抓瞎的名目。她漂亮，并非五官如何精致，皮肤如何白皙，而是无论多么混乱的酒吧或者聚会，只要潘子晴的“铁蹄”踏入门槛，所有的人，尤其是男人们都要看上一眼，明目张胆地看，或者偷偷地一瞥，一眼扫过去，音乐没停聊天仍在继续，可这些男人对面正在卖弄风情的女人立刻就能感觉到，她面前的这个猎物精神不集中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至今未婚，不是单身而是未婚。两者之间有重大的差别，单身不能保证从未有过婚姻，但能保证目前的状态；未婚这两个字除了说明此人从未有过婚姻关系之外，什么都不能保证。

一大清早，潘子晴就被白宏的电话吵醒，迷迷糊糊地听见晚上有聚会，什么七年之痒，潘子晴哼哼两声算是收到信息。挂了电话，翻身坐起来，闭着眼睛先点根烟，神经渐渐清醒了。潘子晴看看自己身边的另一只枕头，空的，但留着睡过的痕迹，心里又是一阵舒服。懂事儿！这是潘子晴对男人最高评价。像潘子晴这样的单身女人，集智慧性感美貌于一身，总的来说一个生活在大都市里成功的单身女性，根本不需要男人拯救。所以在她们眼中，男人只有两种，懂事儿的和不懂事儿的。至于责任、实力、成就和地位——那些让男人们争相攀比炫耀的东西，无非是男人身上的蕾丝花边，装饰罢了。在潘子晴眼里，男人本身就是一个装饰。

至少目前是这样。把那个懂事儿男人用过的和可能用过的东西通通扔进洗衣机或垃圾桶，然后洗澡，再叫小时工来打扫，全部归零。离开的时候，房间就像从来没人住过一样，干净整齐，像透了高档楼盘的样板间。

潘子晴正要出发的时候，白宏又打来一通电话。

“今天收敛点儿。”

“有病啊，我跟老陈还要装孙子？”潘子晴一句话顶了回去。

“我给你介绍个男的，你注意点形象。”白宏深知潘子晴的个性。

“我形象怎么了？回头率百分之四百！”

“算了算了，反正我跟你说了，你自己看着办。嫁不出去的又不是我！”

“嫁不出去，我给你做小呗！”潘子晴站在穿衣镜前端详自己，嘴里逗着白宏。镜子里的她，亚麻的长披风，紧身小内衣，宽腿中裤，三寸细高跟，假睫毛，长指甲。要不要露一点儿乳沟？露多少？她对着镜子比对着。

“你杀了我得了，普天之下有胆子娶你当姨太太的，还没生出来呢！”白宏在电话里说。

闺蜜的老公就是拿来耍的，尤其这种时候，难不成要潘子晴做出一副恨嫁的样子来给白宏看？对女人来说，最丢人的事儿莫过于此！不管怎么说，潘子晴还是精心打扮了一番。她的原则是：只有我比不上你，没有你看不上我！

人不多，提前在陈静家里候着，老美最爱的惊喜派对，一向是从主人公的惊喜开始的，却从来不提惊喜之前的乏味时段如何度过。现在潘子晴几人干等着，白宏不失时机地给潘子晴介绍自己师弟郑云，壹车间艺术工作室经理人，俗称画廊老板。潘子晴上下打量他一番，个头够了，算不上挺拔，长相过得去，英俊清秀都不靠边，只能说很MAN（很男人），这个评价就像说女人有气质一样。

潘子晴歪着头，“健身？”

这种话对男人有绝对的杀伤力，不跟你客套，直接表扬你身材。

郑云赶紧说：“都是干雕塑出身的，平时干活比健身还管用！”

潘子晴微微一笑。

白宏紧接着介绍潘子晴，“正牌海归，耶鲁的博士。”

“骂我呢？”

白宏顺势说：“现在不是说嘛，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站在外面看人情冷暖不如参与进来，结网终究是为了捕鱼嘛！”

“算了吧，现在的水里，污染严重，鱼未见得有，一网下去尽是泥鳅，搞不好捞上来的是王八。”潘子晴毫不客气，牙尖嘴利。这话让白宏一愣，看着郑云不知道该笑不该笑，旁边陈建举着DV哈哈大笑起来，正对着郑云的脸。郑云掩饰尴尬，“你看着可不像女博士。”陈建插嘴：“说这话，就是没见过风情万种的女博士，今天见过我子晴姐，你才算见过女博士！”白宏拦住陈建，“给你姐打个电话，催催。”潘子晴白眼一翻，“这事儿还能催啊？没听说过！”陈建特爱表现，掏出手机就打，嘴里说：“那看怎么催！”电话通了，陈建一副大惊小怪的口气，“姐，姐夫出车祸了，你快点儿回家！”

一句话大家都愣了，没想到他这么催的。白宏正要说话，陈建做手势让他别出声，张牙舞爪的，嘴里说：“现在在家呢。你快回来吧！”挂了电话，白宏一把抄过来电话，“吓唬她干吗？”

陈建一脸愣头青的样子，“没事儿，我姐准保二十分钟就回来！”白宏不放心，“我给她打个电话好了，万一着急她再出点儿什么事儿呢！”潘子晴拦住他，“算了，打都打了，还抹什么！等着吧！”白宏只好说：“要不说你没有男朋友呢！一点儿都不体贴。”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男朋友？我潘子晴的男朋友多了去了，一人一张扑克牌，一副都不够发的！”

郑云终于找到空了，“就没有一个合适的？”他自打潘子晴进门就对这个女人充满好奇心，从外观到言行，再到头衔，根本不匹配。郑云想不出来这样的女人是怎么把自己弄到这个份儿上的。白宏今天说给他介绍女朋友，就是这个女侠，而且事先打过预防针，厉害。现在郑云领教了。

虽然问题是郑云提的，潘子晴也没客气，“点灯熬油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就这么嫁了？嫁给谁都觉得亏得慌！”陈建倍儿支持，举着DV，“子晴姐说得对，嫁什么嫁啊！”白宏目的明确地把话接过来，“把你的标准说来听听！不行我就给你定做一个！”“男人嘛，要出得厅堂，

入得厨房，上得牙床。当年王婆是怎么教西门大官人的，潘、驴、邓、小、闲，一个也不能少。”陈建抱着 DV，“什么意思？”潘子晴斜他一眼，“小屁孩，没长大呢，问这么多干吗？”陈建不服气，“我都二十五了！”潘子晴乐了，“那也是小孩儿！”白宏起哄，“给我这大人听听呗！郑云，我跟你讲，我们这晴格格可不是一般人，任何东西到她嘴里都能理论化！特长学问！”

潘子晴摇头，“这也算学问？《金瓶梅》都没看过，你们还敢说自己是男人？潘就是貌似潘安！邓就是富可敌国！小就是忍气吞声！闲就是无所事事！懂了吧？”

三个男人在心里数了一遍，只有陈建问出来，“那驴什么意思？”潘子晴没说，做出一副妩媚的样子，冲陈建眨眨眼。白宏摇头，“少儿不宜！带坏青少年！”正说着，门口一阵钥匙声。大家都停下来。

2、闺密第一式：没事儿偷着乐

门一开，白宏看也不看就扑了上去，听着是亲一口，可看着却像是咬了一块肉似的。陈静身子一挣，推开白宏，就像在路口推开一个要非礼的男人一样，就差一个嘴巴。愕然转眼就变成一脸的厌恶，张嘴正要说什么，看见满屋的人，又闭上了，把情绪像唾沫一样咽了下去。这个情绪的调整非常快，只有潘子晴看见了。

其实潘子晴不是看见了，她自打听白宏说了计划，就等着陈静这个表情呢。她对陈静了解到指甲盖、头发梢去了。潘子晴嘴上对白宏的提议一百个支持，心里却大不以为然。尤其是陈建又来那么一出，潘子晴看着陈静变脸，又看着她变回去，是早有准备的。坦白说，这年头有个闺密，乐子特别多，但有两样是不能公开的，只能偷着乐，一个是调戏闺密老公，一个是看闺密发飙。现在潘子晴心里那个乐，比白宏给她介绍男人都让她高兴，好像今天她就是为这个来的似的。

紧接着潘子晴跟着陈静进了卧室，两个女人一关门，叽咕起来。“你怎么也不事先跟我通个气？”陈静这句话就像在水里沉了好久终于浮出水面的第一口气一样，又快又呛。

“那多没意思！”潘子晴毫不在意，反而一脸坏笑地说，“就等着看你失魂落魄的样子呢。”潘子晴说完还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陈静。

陈静让她看得不自在了，“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潘子晴吐了一口烟，半戏谑地说：“一晃你都结婚七年了！怎么老公还这么没正经的？”“这是浪漫，懂吗？”闺蜜就是这样，明明心里跟你看法一致，只要你先说了，她就一定要反对！“浪是真够浪的！漫嘛……”潘子晴伸手摸摸陈静的额头，“汗都出来了，你这浪得够快的！”“滚蛋滚蛋！死女人！”陈静没好气地说。潘子晴没滚，挨着陈静坐下来，“知道我今天来干嘛吗？”

陈静眼皮不抬地说：“给我庆祝七年之痒呗。”“别臭美了！我是过来相男人的。你家白宏说给我介绍一男人用用，我才过来的。本姑娘这么忙，你痒不痒又用不着我挠……”潘子晴话没说完，陈静已经来情绪了，“姑娘个屁！你是哪个朝代的姑娘啊？介绍的谁？”

潘子晴进卧室跟陈静交底的目的就是让她心情好一点，虽然自己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来的，看也看了，差不多就行了，赶紧找个台阶让陈静的情绪以最快的速度和大家保持一致。

一听说是郑云，陈静连连摆手，不成不成。

潘子晴听见反对的声音来了情绪，“怎么不成，只要我乐意。”

“那也不成！”

“怎么啦？”

陈静跟潘子晴解释一番郑云和白宏的关系，紧接着说：“你们要是成了，咱们就得跟妯娌似的，我可受不了你这么个妯娌，到时候你还不得把我搅合离了？”

潘子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白宏说介绍个男人让我用用，还不知道好用不好用的，我也没说要用多久，不过你既然这样说……嗯……”她故作思考状，一拍大腿，“行，我先用着，就为了能跟你亲上加亲！”

这是一个主题聚会，放音乐，切蛋糕，倒酒，吃饭，聊天。

大家入席坐定了，等白宏的开场白说完，潘子晴第一个举杯。

“我们十几年的好朋友，好姐妹儿，我先说。女人要么嫁得好，要么干得好。都不容易，你算是都占全了，我羡慕你！”潘子晴一饮而尽，陈静照例笑盈盈地举着杯，和大家一一碰了，才喝。

“羡慕你还不赶紧把自己嫁出去？”陈静放下酒杯，话说得不那么严肃。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陈建老是不客气地接话，好像生怕潘子晴嫁出去似的。

潘子晴伸手在陈建脑袋上一扒拉，“你想让我死无葬身之地？臭小子。”

陈建摸摸脑袋不说话了，对于潘子晴这个动作他是熟悉又喜欢的。

“那就赶紧找个风水好的，买块墓地吧。”白宏说着。

“行了啊，别拿我们子晴开涮了。人家凭什么非得跟咱一样，结婚生子，活得一点儿悬念都没有！”陈静帮着潘子晴说话，倒不是护着她，这是个乐子，其实是反着挤对潘子晴。要说闺密之间没有一点儿醋劲儿，那就不是闺密，女人之间的首要关系就是“比”，明着暗着，一边较劲儿，一边安慰，乐趣无限啊。

要说潘子晴羡慕陈静，她能挑出一千条结婚的弊端，可话说回来，一个人做噩梦，醒来身边还有一个喘气的，有时候运气好他还能迷迷糊糊地安慰两句，对潘子晴这样的女人来说有致命的杀伤力。是啊，女人就是女人，读八个博士也得睡觉不是？这个道理陈静明白，潘子晴自己也明白，所以劝婚这事儿不能太狠了，自己找乐子，也得给闺密留点儿，说得好听就叫彼此尊重。

3、男人结拜在桃园，女人结拜在洗手间

一座城市里耸立着无数的写字楼，每栋楼中安插着上百的公司，大大小小，规规矩矩，一个挨着一个罗列起来，大同小异。裁员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这次又逢国际性的金融海啸，裁员的消息从年前就开始透风，人人小心谨慎，又莫名兴奋着。盥洗间里，几个女人在补妆的同时也不忘探讨一下时局。陈静今天来得算晚了。她打完卡，匆匆进来，里面已经有几个女子，站在宽大的镜子前作修饰。“嘿，怎

么都挤在这儿啊？”一女子从镜子里和她打招呼，并未回头，“临阵磨枪嘛！”说着还在刷睫毛膏，上半身凑近镜子，仔细端详。

Amy 说：“我的全部积蓄都套在股市里。网上那帮狗屁专家一会儿说今天大盘要涨，一会儿说明天大盘要涨，都他妈的跌破了，涨个屁。”2008 年股票一跌再跌，整年都没爬起来。

一阵抽水马桶声响，Vivian 出来，和陈静打招呼：“Carolyn！”如今白领们喜欢用外文名字相称。

Vivian 拿出随身的小包，对另外几个女人说：“嗨，给点儿地方。”站定，打开包，从粉底开始抹，嘴上接着 Amy 刚才的话说：“去年就叫你赶紧抛，你不听，早听我的多好！那会儿都转了投黄金，比现在强多了！知道吗，现在只有买房才能避险！你说呢 Carolyn？”她问陈静。

陈静笑着说：“现在房价这么高，谁买得起啊？”

“Carolyn，你有内部消息没？”陈静打开手包也开始补妆，“我哪来的内部消息？”此时 Mercy 手机响，Amy 嘲笑她，“怎么？男朋友的无敌追命 call？这才九点！”Mercy 看完手机，压低声音，“灭绝师太被裁了！这会儿正在那儿吵呢！”

几个女人高兴起来，禁不住欢呼：“哦耶！”“终于等到这一天！”“她就是更年期综合症！”几个同事的话一个比一个狠。“裁员这种事，不能听风就是雨！Mercy 你有睫毛膏吗？我忘带了。”陈静摆摆手让她们压低声音，她也高兴，可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

Mercy 翻着自己的包，“不知道以后谁当总经理，千万要来个正常人。”说着将睫毛膏递给陈静，“要是你就好了！”

“不可能，肯定从上面指派。到时候来个周芷若，嘿嘿！”陈静心里也这么想，话却要留三分，现在这个局面难说会有什么动作，裁了谁都不奇怪。

“天呐，到时候我就辞职！还让不让人活了？”

“到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哎哟，怎么是蓝色的，你不早说。”陈静对着镜子看自己，现在的八〇后可什么都敢往脸上抹，也不怕过敏。

Vivian 递给陈静另一只睫毛膏。“租房眼下最明智！我和 Carolin 的房贷才是致命的呢。你到网上看看，美国现在流落街头的都是我们这种人，还不起贷款，房子归银行，辛苦好几年的钱，打水漂了。”说着看了陈静一眼，“其实蓝色也不错啊。”

Mercy 忙说：“就是，我这不算出位，今年人家都流行白色。”“我可不行。”陈静看看 Mercy 手上一只白色的睫毛膏，直摇头。

这小姑娘齐刘海儿直发，每天必用假睫毛，所有的东西上都带蕾丝和蝴蝶结，把自己搞得像个 Lolli，其实工作都五年了，这年头，全民 Lolli 化，还没老呢就开始装嫩了，还不叫嫩，叫萌。九〇后的还没进青春期就开始扮可爱，如果身高允许，说不定就有人往两岁孩子身上靠。走在街上，冷不丁就能听见一个真 Lolli 叫嚣着，“去找你那个九二年的老女人吧！”让这些八〇、七〇的听见了情何以堪啊！

Amy 打量着陈静说：“你就是太保守。”吸口烟吐出来，Amy 是八〇后的另一个极端，一切像芭比看齐，成熟性感，波浪卷发，抽烟、喝酒、玩骰子，谈论男人直奔下三路，动不动就问屁股翘不翘。Vivian 白了她一眼，“我们可和你们不一样，女人到这个年龄，还是保守点的好。”一边说着，一边凑近镜子看看眼袋下面，说，“谁有遮瑕膏？”

Mercy 在自己的手袋中翻找说：“那现在怎么办啊？物价一个劲儿涨，利息一个劲儿降，我这点儿钱都不够应付生病的，现在每天得甲流的人就有好几百，上地铁都不敢大口喘气。”边说边拿出遮瑕膏，“Vivian，你看我的遮瑕膏颜色你用得上吗？”

Vivian 接过来，“还行。”开始对镜子补妆。

Amy 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一边抽烟一边说：“想那么多干吗？看我，从来不戴口罩，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比非典那年差远了，又不死人。就算是死人也拦不住我享受生活。”

Mercy 叹口气，眨着戴假睫毛的大眼睛说：“你可真想得开。”“你别听她跟这儿痛快嘴，没落到自己身上，谁都想得开。”陈静开始收拾东西了。Amy 强调地说：“我真这么想！”洗手间的聊天无关痛痒，却是组团结帮的重要场所，可以互通有无，传递消息，这个场合里的

信息和关系，正好处于严肃和非严肃之间，想认真对待就是正经事儿，不想认真对待，谁也不能揪住不放。于是化妆包的功能和男同事之间的烟盒打火机一样，属于社交道具。

下午消息放出来，陈静顶替了被人们称为灭绝师太的朱琳。当朱琳抱着自己的箱子离开那个已经属于陈静的办公室的时候，陈静也开始收拾自己的工作台。二人面对面，都有点懵。朱琳看着陈静，面无表情。这场面要是再吹进来一股风就更像武侠片了。朱琳的神情显然在逼陈静开口。

“谢谢你推荐我。”陈静口吻温和谦逊。

“你不用谢我，这个位置不舒服！以后你干的活比我多，薪金只有我的一半。”

“那我也要谢谢你，这个职位对我而言，很重要。”陈静说的是实话，也因为说实话，显得额外真诚。

别的同事纷纷停下手里的工作，或站，或坐，有的侧目，有的索性插着手抱着肩围观，也许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战争，人们心里纷纷把自己对换成陈静，早已替她想好了若干台词。

“你谢谢我？好，我接着，我帮你收着这份谢意，等你哪天想收回去的时候，恨我的时候，我通通还给你！”这样的时候，连朱琳自己都希望能狠狠地吵一架。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作为女人都一样。你不过比我年轻而已，但我警告你，女人的年华更容易老去。你已经为了工作，为了这个职位失去了要孩子的最佳时机，现在，你知道吗？你将丧失最后的机会。别说一样不一样的话，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同，但付出的代价都是一样的，你记住我这句话，有一天，你要说给另一个人听！可惜那个人不是我了。”朱琳尖刻地说。

“我记住了，谢谢你。”灭绝师太看着陈静的神情忽现出几分怜惜，片刻又恢复了常态，转身走了。那变化，真是干净利索。

陈静还站在原地。刚才在洗手间里八卦的女同事拥上来，七手八脚帮忙，看得出来不是为了陈静，是为了她们自己。高兴啊，表情丰富得都挡不住。

陈静看着她们心里可没那么高兴，她知道自己坐朱琳的位置就得干朱琳的活，其实公司派什么人来接替朱琳的位置都一样，最后都必然要变成灭绝师太，这跟人没关系，是位置决定的，有时候善良只是因为你没权没势罢了。

4、老公是女人的第一装饰品

白宏精心准备的结婚纪念并没有让陈静的心情好起来，因着车祸的念想回家，这个落差造成的不是惊喜，倒有几分恼怒。三十五六岁的女人实在没法子让自己和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一样快乐得像个小鸟。能够立刻看穿升职这样的好事儿背后的难受，陈静怎么会那么容易“惊喜”呢。只是眼见着潘子晴郑云等人在背后鼓劲儿，陈静顾大局更是顾着自己的面子，没说，尽量配合，结婚七年，调教老公也是调教自己，配合才是上策。所以潘子晴说陈静嫁得好干得好都不容易，陈静听了可算是五味杂陈了。

更让她不舒服的是席间的一个电话，对方以为她是白宏，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原来白宏今天在学校砸了一个学生的作品，还拒不道歉，系主任电话追到家里，他还烦，听一半就挂了。别的倒没什么，关键是正在评职称的坎儿上，容不得闪失。

“我知道了，那个学生叫什么名字？”

“卓梦，今年大四的学生，白宏砸的是她参加校展的作品。”

“我会跟白宏说，谢谢您啊。”陈静一副胸有成竹的口气，对方也不好说什么，挂了。

陈静放下电话，不舒服，真不舒服！加上白天自己刚升职，其间险恶让此时的她对白宏更是一万个不满意。

白宏坐在餐桌边，很高兴，又是碰杯，又是劝酒。没有一点儿丢了职称的迹象，这时还回过身来招呼陈静：“完了吗？过来啊。”

此时陈静脑子里闪过潘子晴的话——七年了，老公还这么没正经！突然一阵强烈的耻辱感涌上来，没有道理，也完全用不着这样，陈静看着白宏一瞬间觉得陌生。

聚会结束之后，白宏靠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还在享受聚会的余温，陈静在他面前来来回回几次，把餐桌上的东西拿进厨房，白宏没有动弹。陈静走过来，伸手关了电视，房间一下子安静下来。

“帮我收拾一下。”口气平静中带有不可抗拒的命令。

白宏格外用力地站起来，仿佛在用站起来这个动作，对陈静的要求做无声的抗议。随后，他跟着陈静走进厨房，从后面抱住开始洗碗的陈静说：“明天再弄吧。”口气温婉，略带撒娇，身体也一同晃着。

“你明天没课？”话冷冰冰硬邦邦的，就像白宏怀里的身体一样，晃不动。

“有啊。”

“我也要上班啊！”

白宏长叹一声返身往外走。这就是默契，就是七年学到的经验，纠缠于要不要收拾，结果不但要收拾而且还要吵架，不但吵架还会升级，那么今晚就毁了。何必呢，收拾又能怎样？收拾完了，还有时间做别的，至少还有心情做别的。这个比收拾重要多了。

“你明天先把学生的事情处理了。”两个人隔着厨房说话。

白宏开始收拾桌子，整理各种物什，“你甭操心了。”“你别不当回事，评上教授什么的，难道不好吗？”“今天能不能不说这个？挺好的事儿！”“我就想不通，怎么越是别人打破头抢的东西你越是往后缩？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为什么不争取？”

“我评不上也无所谓，我是教授还是讲师你真很在意么？没这么虚荣吧你？那些教授也不一定比我强！”白宏顾左右而言他，陈静可不管，抓住话题一路追下去。

“这是个利益问题，不是虚荣，而且职称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这是我们家的事。”

白宏有些不高兴了，“我们家还有谁？除了我就是你。”

陈静不高兴，把洗干净的碗很重地放进碗柜里，不说话。

所谓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吵架不会说什么“没本事”、“瞎了眼”，她会一条一条地论证、求证、分析、罗列，尤其是准精算师出身的陈静。至于她是在跟你讲道理还是吵架，取决于声量和口气。对付这样的老婆，绝不是抱抱亲亲哄两句买个什么礼物就混得过去的，这种行为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哄她等于嘲弄她的智商。结果很可能是连续冷战一个月。

对于陈静来说，吵架从来都不解决问题，对付男人，她比潘子晴有招多了，软硬兼施恩威并重。恋爱是演习，婚姻则是一场实战。演习还可以打个平手然后握手言和，大不了分道扬镳。实战就不同了，成王败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最要命的是一拍两散。那个代价太大，所以无论如何还要相处下去，那么就必须喜欢对方。这太难了！所以更加讲究策略。像白宏这样的男人，她一早就知道吵架没用。但是吵是一定要的，敲山震虎警钟长鸣的作用还是要的。一般来说，任何家庭生活里，男人比女人更害怕吵架。

白宏没有针锋相对地吵下去，选择了迂回的策略。

陈静明白重头戏在夜里。

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都鄙视在床帏之间做交换，利益或者其他的，那是二奶或者包养妹的做法，不屑也不齿。陈静不然，这是一个绝好的手段，无论进还是退都将是最有效的手段，有效就是好手段。陈静要配合白宏。

晚上卧室里灯光柔和，一整墙的装饰架上都是各式各样的雕像。

一只微微张开的手，半张脸眼帘低垂，一只微微开启的嘴唇，一段扭动的腰身，一双翘起的足尖……每个作品下面写着姓名和时间，“陈静 2003 年 6 月”，“陈静 2004 年 8 月”，“陈静 2006 年 7 月”，“陈静 2007 年 12 月”……这些都是白宏为她做的作品，年年做，不烦不厌，好像是证明，好像是宣言。对，爱情么，婚姻么，总是需要一点证据的。